

新路

新 路

崔 萬 秋 著

長 風 書 店 印 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滬復二版

長篇
創作
新路

定價



著者 崔萬秋

發行人 徐啟堂

發行所 長風書店
上海北浙江路三七二弄一五號

營業：山東中路中保坊201號

中山路二二一號A

分發行所 長風書店廈門分店

目次

第一章	旅伴	一
第二章	爛熟的妖星	二七
第三章	櫻花時節	五七
第四章	中年人的苦悶	一〇三
第五章	追求	一二七
第六章	九一八在日本	一七一
第七章	海濱邂逅	一三九
第八章	情殺	一七七
第九章	兩條路線	三一九
第十章	如夢初覺	二六一
第十一章	被驅逐的人們	三八三

旅伴

一

火車像長蛇一般沿著瀨戶內海前進。風光明媚的內海的波浪，竟是那樣的穩靜。點點散佈於海面的小島，有如庭苑小池內築造的假山，小巧玲瓏，異常可愛。

馮君坐在這趟列車中很感興趣地朝窗外望着。他還是初次到日本來，所以竟忘記了兩晝夜在汽船上爲暴風所搖撼的疲倦，而目不轉睛地望著美麗的內海。

從下關開車時還只兩點鐘，所以他能盡量觀賞沿途的風景。但火車到了麻里布時，竟已完全黑起來，他想有名的宮島怕是不能看見了。他正在這樣想時，玻璃窗外，突然現出一片圖畫。月夜的海上，有一個東西延長的小島，而着海岸而立，鮮明的燈光佈滿全島，這島上的燈光之亮，他也是第一次看見。他正在奇怪這是什麼地方，火車已經走進一個車站，車站上用羅馬字寫着

「Miyajima」，啊，原來這便是宮島！夜之宮島，已是如此可愛，將來有機會去閒來遊時，當然更美了，有許多人把宮島比做溫柔恬靜的處女，這將來是非瞻仰瞻仰不可的。

無意中觀賞了夜之宮島，他好像已經完了一段心願似的，不知不覺便打起盹來。車到廣島時，他已酣然入夢，一直到了第二天早上六點鐘纔醒。

他醒來一看已經到了三宮驛。三宮是神戶市內的一個小站，因為靠近碼頭，所以車也在這裏停。他打了個呵欠，從手提包裏把手巾，肥皂，漱口盂，牙刷，牙粉拿出來，到洗面室盥洗。他自己回想這一覺睡得太久，不禁自己失笑，自己對於汽船的抵抗力太小，而對於火車的抵抗力竟這樣大，也許是在汽船上坐船太疲乏了，所以在火車上竟能睡得這樣熟罷。

他匆匆地盥洗過了，把洋服領帶又重新結了一下，把稍為散亂的頭髮梳了一下，便匆匆出了洗面室，因為在門外有幾個日本人口裏嚼着牙刷子等在那裏。

他回到原座時，發現對面新來了一位女性，因為是剪了頭髮的。他便聯想到張繼先生所罵過的「披髮鬼」一句形容詞。他想到原來「披髮鬼」不是中國專利，在日本火車中也可以發見得出來。可是他覺得張繼先生這句含有滿腔憤懣的「考語」，並不見得公平，他老先生終不失為過渡期的人物，他對於中國女子的頭髮，只看慣高髻，或S式束髮之美，他對於新流行的斷髮之美，

還不能領略，所以便把摩登女性毒罵了一頓，其實這是很冤枉的。你看我們這位旅伴的頭髮，剪得多麼漂亮，烏黑的短髮，蓬鬆而彎曲地披散在右肩，令人覺得這位女士是豪爽豁達，一點不帶小家子氣，豈是S髻之貧弱小氣所趕得上的麼？

二

馮君來到自己的座位時，那位剪髮的洋裝女性很自然地向他招呼了一下，輕輕點了點頭，在有禮貌之中仍不失她淑女的驕傲。馮君因為不懂日本話，也只輕輕點了點頭。

那位女性穿了一件藏青嗶嘰女學生裙子，上面套一件藍底紅花的上衣，茜色的領帶垂在雪白的襖衣外面，服裝異常瀟灑，身材雖然是中等的，但全身的發達異常勻整，豐潤的肌肉，嫩紅的面頰，水汪汪的眼睛，處處表現她的健康美。這於健康美均整美，以及她的玲瓏的頭腦，珠玉般的詞令，顛倒過不少的男性，所以養成她一種驕傲的習慣，尤其對於男性，她總覺得是無志氣，無作為，看見女性便迷得走不動的八們太多，所以她對於男性向來不大理會。

現在這位驕傲的女性，和我們的馮君同道，當然是照例地矜持。那知道我們的馮君比她來得更高傲一些，很沉着地把盥洗的器具，放在手提包裏，順手拿出一本英文雜誌 *Curt entitery*

來隨便翻看。旁邊有這樣一位美麗的女性存在，他好像並沒理會似的。

車到大阪驛，上下的旅客異常雜沓，尤其是喀喇喀喇的木屐聲響，使初旅東瀛的馮君覺得奇怪。上下的旅客中看樣子以商人最多，他想大阪到底是日本的最大商業都市。

車站月台上有許多戴綠帽子的叫賣新聞，辦當（用木盒盛飯菜而在車站上賣的），密柑，汽水的小賣商人，往來於車窗之外，這與馮君以異樣之感。「戴綠帽子」這件事，中國男性是最嫌惡忌避的，而日本人毫不在乎，風俗不同，以至如是。

他看見賣牛乳的，便拉開車窗，用中國話喊道：

「喂喂！賣牛奶的！」

對座的女性驚異地看了他一眼，旋即用一口很清晰的北京話說道：

「先生是從中國來的麼？」

馮君也驚異地說道：

「女士原來是中國人？」

兩個人都不覺失笑了。但在異國的旅途中遇見了祖國的同胞，彼此都覺得如在大沙漠中旅行時遇見了可以休憩的「綠洲」似的，有說不出的安心，愉快，親熱之感。馮君和這位女性，都放

棄了剛纔的矜持，彼此雖還沒道姓名，敘寒暄，而那位懂得日本話的女性，已經替馮君把牛乳質妥了。

「謝謝，還沒請教女士貴姓。」

那位女性從可愛的西式手提包裏取出一張金邊細小的名片來，遞給馮君，馮君接來一看：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學部 林婉華 中國湖南

「原來是林婉華女士！」馮君驚歎地說。

林婉華女士曾當選過上海S大學的皇后，曾因某軍閥欲納之金屋而爲她所拒，喧傳一時。在種種意味上，林婉華女士是一位的非凡的小姐。

三

馮君一面和林婉華談話，一面留神觀察她之所以在上海那樣轟動一時的原因，換句話說，林婉華最美是那一點。據馮君研究的結果，她的眼睛和嘴唇最是動人。中國舊話有句『脈脈含情』，馮君以這四個字正可形容她的眼睛了。至於她的嘴唇是怎樣的美，馮君覺得現下名傳天下的中國女明星胡蝶的唇，長得和這位林婉華很相像，還有她的言談的風度，於殷勤客氣之中，有一種凜然難

狠的厲害。她的身段是那樣的嬌娜，她的態度，又是那樣大方，上海的青年們追逐她，不爲無因。馮君既然接受了她的名片，自不好把自己的名片也拿出來，但他遂即加以說明道：「這張名片，還是我在報館做事的時候用的，現在已經辭去了。」

林婉華看那名片是：

北平早報主筆馮景山 河北定縣

「原來是馮景山先生！」

這次是林婉華發出驚異的喊聲了。

馮景山是中國有數的名記者，他曾被舊軍閥逮捕過多次，報館也是被封閉而又恢復了的。他的筆鋒犀利，眼光遠大，而態度又異常真摯，不畏強暴，振筆直書，所以不惟得罪了許多軍閥，而且得罪了許多駐紮北京的洋大人。他的被捕，有一次是因爲狗肉將軍，搶奪民女，別的報上連消息都不敢登的，而早報上則用頭號字登出，且著論攻擊，於是全城譁然，羣罵狗肉將軍之蹂躪人權。狗肉將軍一怒而逮捕馮景山，那一次幾乎有生命的危險，可是馮景山的聲名却因此傳遍天下。

「馮先生辦的報，我從中學時代便愛讀，一直到現在我還繼續的訂閱呢。」林婉華說道：

「你真使我感幸。」

「馮先生爲甚麼擔憂了多年苦心經營的早報，而在這年頭到日本來呢？」

這句問話，正刺準馮君的傷痕，使得馮君一陣難過，所以他的臉色，不覺陰暗下來。但他不願在一個初會的女性面前示弱，旋即得磊落地笑道：

「敗軍之將，不足以言兵。」

這句話反而引起林婉華的好奇心，她追問道：

「馮先生的話太抽象了，好不好再具體的說一說？」

馮景山躊躇了一下，旋即很坦白地說道：

「經營報館，目的在想說幾句要說的話，換句話說，便是要求言論自由，林女士，中國不是有言論自由，這個不待我說，你是知道的。可是北平的言論界之不自由，尤其敵報的言論之不自由，真出乎你意料之外。最近我到東三省視察了一次，覺得日本人在最近的將來，恐怕要實行動手，而當局者不惟毫無準備，且大做其華北統一夢，我看在暑假以前華北一定有戰事發生的。我著論警告當局，當局不惟不知採納忠告，並且橫加壓迫，言論不自由，這報館辦來便毫無趣味，還有一個原因，便是中國報館一天增加一天，在資本主義互相競爭之下，想活得勝，須有雄

厚的資本，作生力軍，而我們幾個書生靠筆桿的力量創辦起來的報紙，不待說沒有雄厚的資本，別的報館有新式輪轉機，而我們沒有；別的報館有錢，特派專員在各地擔任訪員，而我們沒有。種種方面，凡是關於物質方面的，我們一概落後，想不落後，只有大加擴充，要擴充起碼要有幾十萬元纔能辦得到，我兄弟實在沒有這個力量，所以只有賣給人塚了。」

馮君說到這裏，不勝感慨，便煞住話頭。

「那真是極可惜的事。」林婉華說，「日本也有和馮先生同境遇的人，得富蘇率便是，他一手創辦的國民新聞，也因爲和別的新聞競爭，需要二百萬元資本，他沒有這個力量，便讓給人家了。現在他在大阪每日新聞當社資，言論還是不住地發表的。」

「我兄弟再沒有進報館的勇氣了，我想到日本住幾年，繼續研究大學時代學過的國際法。將來有機會時，或者到甚麼學校教書，不然則藉著述生活。」

「以馮先生之見識學問經驗，若能在大學執教鞭，或是著書給青年人看，真是中國學術界之

願」林婉華說：

「不敢當。」

四

兩人只顧談話，不覺間火車已越過了京都。林婉華聽見驛夫喊大津，她便向馮景山道：

「過去大津，不久便看見琵琶湖了。」

馮景山對於琵琶湖久仰的了，所以他一聽見林婉華說快看見琵琶湖，便興高采烈地向車窗外望，看見了，看見了。在比叡山之北，有一列向後仰的羣嶺，向北蜿蜒下去，而琵琶湖止在這羣山環抱之中，其形一端細長，一端粗短，樣子好像樂器中的琵琶。馮景山暗暗點頭，原來琵琶湖之命名，是這麼一個來歷。湖是很長很廣的，水也很清，後面依山爲背。山上蒼松翠柏，雜以桃紅櫻紫，景色異常美麗。在湖中，有幾葉扁舟，載着長袖博帶，有如唐宋畫上常見的古妝美人，每人都打着一把可愛的陽傘。而遊覽者，每一隻船上都不是舟子，而是青年學生模樣的人。

馮景山覺得這琵琶湖倒還有意思。尤其青年自己盪舟陪自己的愛人遊湖，這風景引動他的興味。在中國，濟南的大明湖，杭州的西湖。他都逛過，也遇見過不少的青年男女，雙雙遊湖，享樂他們的青春。可是十之九，是僱船夫替自己盪漿，而公子少爺和小姐穩坐在船上剝瓜子，吃花生，試想在兩人情話喃喃的時節，讓一個不相干的舟子在旁邊監視着，多麼殺風景。若是自己盪

發，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技能，來取歡於自己的愛人，豈不更有味麼？

「對不住大家，請諸位先生賞給車票看一看。」

車掌的呼聲，把馮景山的非非想打斷。林婉華很親切地把剛纔車掌的話，翻譯給他聽。他便把票拿出來，車掌用剪票鉗子，印了一個記號，很客氣地點頭致敬，仍把票子交還他。

十二點鐘，火車到了名古屋，因名古屋是次東京，大阪，簡居日本第三位的大工業都市，所以火車停的較久。

「馮先生不下車在台上走走麼？」林婉華說。

「也好。」

五

馮景山讓林婉華走在前面，他自己也跟隨下車，嫋娜綽綽的林婉華，亭亭玉立的林婉華，又是一種風韻。她走起路來是那樣的飄灑，她的身體肥滿而不笨重，肩膀及臂膊，以及臀部的曲線，都可從束身的洋裝外面，窺見其梗概。她的腿不像日本女子那樣粗，她的腳，不像日本女子那樣大，長統絲襪，黑色皮鞋，與她上身的洋裝非常相配。

馮景山想，這樣美麗的女性，不知那一位青年纔有福消受。

他是一個北方人，不到二十歲便作了舊家庭的犧牲，和一個未曾謀面的鄉下女子結婚。他現在已三十四五了，膝下兒女，已有了兩個，按照「人生七十古來稀」的看法，自己已活過了人生的一半，青春不待說早已消失，所以他的心神全集注在他所想做的事業上。他辦報館，便和報館拚命；他現在來日本讀書，便又要和學問拚命，所以他毫沒有追求女性的意思。

這位林婉華女士也是很奇怪的。從這幾年來經驗，得到一個結論，男子都是沒出息的，男子都是「美人」的奴隸，甚至是「女人」的奴隸。所以她對於男性，存一種冷笑，玩弄，諷嘲的態度。他決不躲避男性，因為她曾經滄海，沒有一個男性使她吃過虧，所以她不怕。但她也決不對任何男性表示親切，因為男性是不可給笑臉他看的，女性給男性的一個無意的微笑，往往會使一個男性驚倒發狂。西廂記裏的張生，在普救寺遇見崔鶯鶯，鶯鶯的臨去秋波引起了那麼一段公案，你聽張生自己的話：「休題眼角留情處，只這腳蹤兒將心事傳。」又說：「分明打個照面，風魔了張解元。」又說：「我明日透骨髓相思病纏，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所以林婉華對於一切的男性總是冷若冰霜的。

對男性冷若冰霜的林婉華，現在對馮景山竟這樣親切。不惟替他買牛乳，當翻譯，說明沿途

風景，現在邀他下車在月台上散步，若是被別個知道林婉華素性的男子看見，一定引以為奇，就是林婉華自身也不能說明自己的行動何以忽然這樣矛盾。

馮景山和林婉華在月台上散步了一週。馮買了一些橘子，香蕉和汽水，林買了一本四月號的婦人公論和最近的朝日週刊。兩人剛進車內坐下，火車便開動了。他讓她吃水果和汽水，她把雜誌上的珍奇畫片遞給他看。兩人談談笑笑，已如多年的相知。

六

四點鐘火車到靜岡，便已看見了六月尚積雪的富士山。富士山，日本又名之曰：不二山，這是日本所引以自豪的名山。馮君在國內與日本人往來，他們常自詡日本有三寶：人中之武士，花中之櫻，山中之富士，現在倒要仔細觀賞觀賞這座名山。從車窗中所望得見的富士山，是倒放的扇子形，上面是尖的，下面是展開的。山頂的白雪還積得不少，所以富士的上半身竟是白的。火車因為駛行在山麓，異常緩慢，足足走了兩個鐘頭，還沒有越過富士山的範圍。

「富士山竟這樣長麼？」馮景山覺得奇異地問。

「不是富士山長，是火車繞着富士山走，所以覺得長，但不久也就越過去了。前面便是御殿

場。

這時正是四月初頭，富士山麓、春水綠漲在河中，百花盛開在河邊。至於鐵路沿線則矮矮的電綫杆，枝葉繁茂和椅凳子一般的圓圓的「茶」輛滿地上，風景真是好極了。

火車到御殿場時有一羣女學生嘻嘻哈哈地跑進車來。大家通穿著衫裙連在一起的制服，有的肩背著軍用小暖爐，有的手裏拿著登山用的手杖，有的拿著新買的東西，起初都搶著占坐位，搶到坐位以後，便拉自己所愛的朋友同坐。那種天真，憨癡的樣子，的確可愛而且好笑。女孩子聚到一起便大膽起來，而且鬧得比男中學生們還凶些，原來東洋和中國是一樣的。

從御殿場過去，火車已離開了富士山，所以恢復了平常的速度，不久便已到了國府津。那時天已完全黑下來，女學生們有的買餅乾，有的買汽水，有的買冰淇淋，嘻嘻哈哈又熱鬧了一陣。

「我們也隨便吃些東西去罷。」馮景山邁著林婉華一同到食堂車去吃晚飯，因為有女客，馮景山也沒好意思吃他素日所喜的啤酒，只叫了一道牛排，一道炒蛋，一道湯，隨便吃了一點牛油麵包。林婉華生長在南方，她不大喜歡吃麵包，來了一點吃飯，菜餚是一樣的。

他和她吃罷晚餐，由馮景山付了賬，一同走出食堂車時，火車業已到了橫濱。

「不到一個鐘頭，便可到東京驛，馮先生有要收拾的東西麼？」林婉華問。